

## 第三十五回 積寒暑松帥染微病 決雌雄苗兵逢敵手

話說木納庵、松筠參見二位元戎，稟道：「小將到汀州，悄悄在旁立了營寨，苗兵出來攻城，我等就虛張聲勢，放炮吶喊，要去抄他後隊，苗兵果然嚇退了。一連幾次，都是如此。昨夜忽然拔寨起兵，小將等會同了王總兵，趕殺一陣，傷其大半，其餘逃去的，小將等也沒有窮追。今日特來繳令。」寶珠慰勞記功。起身巡視各營，仍然吩咐緊守。墨卿送出營，上馬回水寨來，一輪赤日當空，熱得氣都喘不出口。回到中軍下船，進房艙，頭暈眼花，竟支持不住。

紫雲扶他炕上坐了，兩件紗衣，香汗都透，紫雲替他鬆了玉帶，綠雲用扇子過來，微微扇著。寶珠皺眉道：「不消。」紫雲送上茶來，他也不吃，說道：「我竟坐不住，要躺躺呢。」紫雲道：「覺得怎樣？」寶珠道：「不要緊，躺一會就好的。」

紫雲替他脫了袍服，只穿一件小紗衣，寶珠道：「幾條金鏈子，在項上含汗呢，除掉他罷。」紫雲道：「那不能，忌諱呢！金鏈耳墜，都是從小帶慣的，萬除不得，臨走太太、大小姐還叮嚀我，怕你胡鬧。不然就把兜肚上索子除掉，還使得。」寶珠此刻不願多說話，也不開口，就睡下來，嚷頭疼心痛。

寶珠身體本來嬌怯已極，香閨繡閣，尊貴慣的，如今這種暖天，在個沙漠之地，陸續受了寒暑，前日在火裡打了一仗，格外雪上加霜，況且費盡心機，一刻消閒也沒有，此時聽從赤日裡回來，就一齊發作。

紫雲慌做一團，坐在炕邊，扯著他的手，只說怎麼好呢，請大夫進來瞧瞧罷！寶珠道：「你別忙，軍中不比別處，是慌不得的，況我是個主帥，不可亂了人心。墨卿又不中用，你不必聲張，一會我就好了。」紫雲道：「你倒自在，大夫是要請的，聽說營裡現在有幾個。」寶珠道：「你要請，就吩咐松勇去傳說，不是有病，不過天熱，怕的受暑，預先吃劑藥調理。大夫既來，就不可放他回去，著中軍巡捕守定他在艙裡，沒有泄漏。」紫雲親自出來，同松勇說了，忙到陸營去請不提。

紫雲回房艙，見寶珠粉面通紅，哼聲不止。只管上前來問個不住。寶珠嫌煩，也不理他。紫雲道：「你怎麼不言語？太太、大小姐又不在這裡，教我怎麼放心呢？這個擔子我可擔不起。太太、大小姐千叮萬囑，把你這寶貝交與我的。」寶珠聽到此，不免想起家來，哭道：「依我的意思，我竟不乾了，要你送我回去才好呢。」紫雲眼眶一紅，聽見這番說話，反笑起來道：「真是孩子說話，不象你這明白人講的。國家大事，來去可以自由的嗎？」

寶珠發急道：「什麼大事小事，也不能捆在我這個小女孩子身上！我要不管，就不管了，誰敢奈何我？」紫雲見他一腔怨恨，滿口胡言，而且知道他嬌癡性子已慣成了，平素又有點孩子脾氣，鬧起來，除了大小姐，沒有那個敢駁他，只得答應道：「是了，果然是不乾的好，也要等你身體結實，才能同你回家。你且安心養病。」寶珠道：「我等不得，我頃刻就要到家呢。」紫雲道：「胡鬧，就這樣回去，大小姐要講話的，你可當得起？且耐煩些，我替你再想主張。」寶珠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就替我告病，晚上你就寫本章。」紫雲隨口應道：「很好，就這麼說。」只聽松勇在外叫道：「紫雲姐姐呢？大夫來了。」紫雲道了一聲請。

松勇不敢進內，僕婦領著大夫進艙。大夫見紫雲容顏美麗，衣服鮮華，也不知道是個什麼人，忙上前請了一個安。到炕上面前，參見元帥，就在炕沿下跪了一隻腿，細細診脈，對紫雲道：「帥爺貴恙還不妨事，不過暑受重了，操心的人，身子又弱，倒要保重。清化疏散，就可無事。」紫雲道：「全仗高明，我們少爺自有重酬。」大夫連稱不敢。

醫官出去到前艙開了方子，松勇拿著送進去，紫雲看過，吩咐派了藥，紫雲親手煎好，調涼了送到寶珠口邊吃下去。停了半日，就清涼許多，頭疼已好，紫雲大為歡喜。一連吃了三劑藥，業已全好，營中一個不知元帥有病的話。調養兩日，寶珠就要開兵交戰，紫雲苦勸，又歇了幾天，已到七月中旬天氣。寶珠就到陸營，聚集眾將，陸續都到，分立兩旁。

寶珠升帳，墨卿一旁公座，眾將參見。寶珠取了一支令箭，對松筠道：「你帶五百親兵，前去討戰，量力而為，不可勉強，本帥著松勇來接應。」松筠接了令箭，出營上馬，五百親兵都是大刀，跟隨在後。松筠這些親兵，是平日經松勇教練得頗為純熟，竟可一個當十，十個當百，吶一聲喊，護定松筠到沙場來。營中放了一聲大炮，松筠到山前罵道：「苗兵聽者，大膽的快來會你少爺！」五百人也在後，齊聲辱罵。

苗兵在山上，見個少年小子罵戰，忙去報到中軍。苗營也有兩個元帥，一個叫花殿齊，一個叫赫支文禮幫辦，二人得報，就同眾將出營。向沙場一望，見個美少年，才有十四五歲，白馬銀刀，在陣前馳驟，有幾百兵丁，個個大砍刀，一字兒排列。看他年紀雖輕，英風凜凜，暗暗稱羨，對眾將道：「那位將軍出馬會這小將？」

言未畢，左營大將巴六奇，應聲而出，大叫道：「小將願去生擒此人，獻於麾下。」搖著雙刀，飛將出來，喝道：「小孩子是誰家子弟，小小年紀出來送死，快些回去，我不忍殺你。」松筠大怒道：「狗蠻奴，問你少爺，洗耳聽清！我是大經略的親弟二少爺松筠。」

巴六奇笑道：「你哥哥營中，難道沒有敢死之士？卻教兄弟出來受人荼毒。」松筠道：「狗奴才，休得多言！放馬過來領死！」巴六奇馬望上撞，雙刀當頭砍下，松筠不慌不忙，左掀右磕，將雙刀逼在一邊。兩馬過門，圈回坐騎，松筠舉刀，攔腰一揮，六奇欺他年少，用左手刀來格，卻格不開，又用右手刀來格，才推過去。心裡早慌，催馬過門的時候，松筠快極，舉刀轉來，大喝道：「蠻囚瞧打。」巴六奇叫聲不好，要躲也來不及，一流星結打得腦分六瓣，墜於馬下。惱了前部先鋒大刀鬼王宜生，飛馬向前，更不打話，舉叉就刺。

松筠連忙招架，戰了八十餘合，松筠氣力不如，看看不濟，松勇催馬，吶喝一聲道：「二少爺請少歇，待我來斬此逆賊！」松筠聽見，跳出圈外，松勇上前舉刀，用力就砍。大刀鬼王盡力相拚，不上二十合，松勇手起一刀，將鬼王連肩帶背，揮為兩段。副帥赫支文禮大怒，手綽長槍，來戰松勇。兩個正是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才，拚了一百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寶珠恐松勇有失，鳴金收軍。

松筠、松勇回營報功，寶珠大喜，深為贊歎道：「此吾家千里駒也！」錄了功勞。墨卿留住午膳，寶珠談了一會，正要回營，中軍報道：「聖旨下了。」二人擺列香案接旨，開讀畢，是皇上接到寶珠捷音，知道三場大戰殺賊兵二十餘萬，邱廉逃出海口，聖心大悅，加寶珠太子少保、兵部尚書，墨卿加內閣學士、兵部侍郎，劉斌加提督銜，松勇都司銜，盡先守備。其餘有功將士，各各升賞，寶珠率領諸將謝恩。

次日，赫支文禮討戰，點名要松勇出頭。寶珠親到營前觀陣，見松勇同赫支文禮戰了七八十合，精神加倍，各不相下，就傳令鳴金。松勇回營道：「我與賊帥才戰幾合，未見輸贏，元帥為何收兵？」寶珠道：「二虎相爭，必有一傷，我看賊帥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敵，明日本帥必擒此人。」遂喚松筠、木納庵、趙天爵、劉靜唐四人上前，附耳吩咐幾句。四人點頭答應，自去行事。寶珠又將兩旁將士，細細看了一遍，見後營總兵司徒洪，好一條大黑漢，就叫上來，附耳說了幾句，道：「一更後你去行事，我自有人來接應。」又傳京營都統兀裡木、副都統耶律木齊，「各帶十員偏將，三千兵馬，見賊營火起，就奮力殺進去接應司徒洪。賊兵敗走，你們緊緊追趕，不可放鬆一步！」二將得令。寶珠回營歇息，一夜無話。

天明，人報赫支文禮又來罵戰，寶珠忙到陸營，吩咐緊閉營門，不要理他。赫支文禮在外辱罵，看看將午，寶珠見是時候了，傳令開兵，對松勇道：「今天出兵，本帥只要你敗，不要你勝。你如傷了賊人，就休來見我！你同他略戰幾合，敗下去，繞大營西邊沿山過去，不足五十里，有一座五虎谷，引他入谷，是你的頭功。」

松勇聽罷，有些不樂之意，但不敢違令，只好答應出馬。二人對面，更不多言，交手殺到五十餘合，松勇故作狼狽之狀，撥轉馬頭，虛晃一刀道：「我今天沒有精神，明日再來擒你，留你狗命多活一夜。」說罷，飛馬而走，赫支文禮那裡肯捨？放馬追來，大叫道：「留下腦袋再走。」背後五千親兵，見主帥得勝，一窩蜂的跟來。松勇見他趕來，故意著忙，似乎要回營的意思，只見營門已閉，不敢進營，落荒望大營繞西北而去。

赫支文禮緊緊追趕，松勇回馬，又戰幾合，放馬又逃，大叫道：「好賊奴！我同你又無仇恨，何苦如此窮追！」赫支文禮也不答言，只顧追趕。松勇且戰且走，沿著山根約有三四十里，迎面有一大谷口，當中只有一條路，可以五馬並行。松勇打馬進去，赫支文禮是個有勇無謀的，不知好歹，也就衝了進來。見兩邊都是高山峭壁，懸崖中間，只有一條石路，心中犯疑。

回頭一望，見自己兵丁已入谷來，暗想有路無路，他既在前，必定有路可通，即或不然，正好將他擒住，再回頭也不遲。主意已定，就放心追來。又跑了五六里遠近，見前面谷口已經隔斷，松勇已不見了，心下驚慌，吩咐速退。不知不赫支文禮出谷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蘭花夢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